

“盛”“世”观光记（五）

作者：吴小如

五. “盛”字科旦行述略

从喜连成到富连成，旦行人才除于连泉（小翠花）舞台生命较长外，其他演员往往刚暂露头角，即不幸夭逝。“连”字科的李连贞，30年代初即病故，与“喜”字科云中凤命运相同。“富”字科唐富尧、吴富琴舞台生命较长，惟始终演二路青衣。“盛”字科仲盛珍工花旦，实是全材，在科时挑旦行大梁，朱家溍先生每盛誉之，未出科即夭逝。我1932年开始看富连成的戏，花旦王盛意、孙盛芳已出科；在科效力者，青衣为陈盛荪（他是陈丽芳之侄，《鸟瞰富连成》中误作陈德霖之侄），花旦为刘盛莲，武旦为朱盛富，呈鼎足之势，各有专工，皆出类拔萃。盛荪在科时，与老生合作《二进宫》、《南天门》、《法门寺》、《寄子》、《二堂舍子》诸戏，与小生合作《出猎回猎》、《奇双会》、《游园惊梦》、《孝感天》等戏，与花旦合作二本《虹霓关》、《能仁寺》等戏，无不铢两悉称，游刃有余。其本工戏如《宇宙锋》、《六月雪》，亦学有本源，循规蹈矩。出科后曾见其配王又宸、王泉奎合演《二进宫》，随老生调门唱至终场，陈德霖、尚小云外殆无如盛荪能嗣响者。未几抱病息影，随即夭亡，除搭李盛藻班时间较长外，只与王又宸演过一两场。未展其长即倏尔而逝，真可惋惜。

但更值得惋惜的是刘盛莲。盛莲在科时，所有花旦戏几乎由他一人包揽。其嗓音较差，却自出机杼，学王瑶卿倒嗓后念白，全用本嗓（只在唱时用假嗓），别具一格，这里特别值得提出的，是我在吉祥戏院看李盛藻全部《祢正平》的那一次。前面提到，那场戏中轴是李盛斌的《三江越虎城》，而压轴则是刘盛莲的《十三妹》。这是我看盛莲的最后一场戏，也是他最精彩的一次演出。故时逾六十余年而至今犹不能忘。这个时期的盛莲，表演已臻成熟，扮相也一脱稚气。何玉凤全身红妆，眉心一点红痣，一出场便使观众眼前一亮。光彩照人，台风极美，广东人说女性喜用“靓丽”字样（“靓”读亮），惟盛莲这一场戏足以当之。第一场“蹉马”，不仅身段婀娜，而且步法谨严，浑身上下，无一处无戏。尤其念白用本嗓，几乎疑为王瑶卿重登舞台。一场未终，观众彩声已情不自禁地沸腾起来。难怪吴祖光先生以盛莲为模特儿，写出了他的成名之作《风雪夜归人》。未几听说盛莲染肺结核，终于不治而早夭。“盛”字科的三位杰出的旦行人才，仲盛珍、陈盛荪和刘盛莲都是英年早逝。其后李世芳又于40年代乘飞机罹难，不幸的命运何以大都汇集于富连成出身的旦行演员身上！朱盛富出科后即未见其演出，或言其寿亦不永，岂真属造化弄人耶？下面再谈一下王盛意和孙盛芳，这两位旦角演员似乎也是彗星式的人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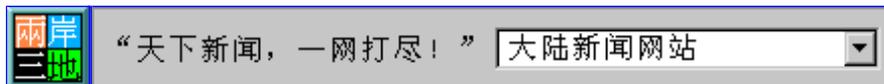


霸王别姬
李世芳 饰 虞姬

1932年，王盛意已出科。我第一次在北平哈尔飞戏院看荀慧生的全部《十三妹》（自《红柳村》至《弓砚缘》），即由王盛意配张金凤。那是一个星期日的日场，除大轴《十三妹》外，压轴为贯大元的《南阳关》，中轴为时慧宝的《搜孤救孤》（从“白虎堂”起，至“法场”止），前场为吴彦衡的《薛家窝》。这时傍荀先生的“四大金刚”（芙蓉草、张春彦、金仲仁、马富禄）已去其二，芙蓉草改为王盛意，张春彦改为曹连孝，金、马犹在班中。这出《十三妹》除荀、王分扮何玉凤、张金凤外，金仲仁扮安骥，曹连孝扮安学海，马富禄扮赛西施，蒋少奎扮邓九公，红花绿叶相当整齐。到50年代中期，荀班配角已每下愈况。老生王文源，二旦林秋雯，里子老生陈喜星，虽稍逊色，还够一定水平。丑角则马富禄换成朱斌仙，已有上下床之别。幸金仲仁、蒋少奎及老旦孙甫亭仍为旧人。再到后来，金仲仁年事已高，由徐和才接替，观众已啧有烦言。盖徐艺本平庸，而年龄视荀先生差距又大，在台上演夫妇，使人有“如同母子”之感。而二旦则长期用何佩华。何早年艺本不弱，晚乃渐入颓唐，与荀合演《红娘》，莺莺如半老徐娘，红娘虽尽量做出天真烂漫姿态，亦属于“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”的境界，加上小生沈曼华亦嫌脂粉气太重，勉为其难，甚少是处。故自50年代以后，除大合作戏外，我已极少看荀先生的演出。非其艺之不精，惜其年之日耄也。这是题外话，但郁积心中数十年，聊借此机会一吐为快耳。再说王盛意。盛意傍荀先生时间不算太长，但作为二旦，确是难得人才。无论扮相身段及唱念做表，皆中看而动听。惜自1936年我移居天津后即未再看过王盛意的戏。

孙盛芳亦工花旦，惟接近王瑶卿一派而非纯粹小（翠花）派。30年代孙出科即挑班，惟不常上演。我只见过一次他演的《胭脂判》，与小派风格异趣而以台风取胜。后亦不知其所终。（未完待续）

咚咚锵工作室ddq@dongdongqiang.com



Member of LinkUnion - Click Here to Join